

彝学论集

山川与布

张仲仁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彝

学

论

集

呻吟语

张仲仁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彝学论集：汉、彝 / 张仲仁著.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7

ISBN 978-7-5367-3818-8

I. 彝… II. 张… III. 彝族—民族学—文集—汉、彝
IV. K281.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8096 号

责任编辑	张一龙 马学斌
责任校对	陈江涛
装帧设计	岳 南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邮 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85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0001 ~ 1000
定 价	30.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3818-8/G·859



序

左玉堂

彝族学者张仲仁编审继学术专著《彝族宗教与信仰》出版之后，又一部学术论文集《彝学论集》即将面世。这是他彝学研究的又一丰硕成果，令人欣喜。我乐于为这部新作作序，也乐于向读者推荐这部新书。

《彝学论集》共收作者学术论文 25 篇，内容颇为丰富，涉及彝族族源、历史文化、彝文起源、彝文金石铭刻、彝文谱牒、彝文典籍译注、彝族原始宗教、彝族医药等等。其中，有些论文对彝族历史上的一些重大课题进行了探讨、研究，有独创风格，不落俗套。

彝族，是我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彝族族源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者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迄今仍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集中于氐羌说与土著说。也有学者持彝族族源是多元的，而主源是云贵高原土著的观点。张仲仁同志不人云亦云，其新作中的《古代彝族和东夷民族集团的比较研究》一文，征引大量的彝汉文史料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今天的彝族主体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古夷人。这又是一种见解。

历史上，彝族有自己独立的古老文字。彝族先民在久远的年代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彝文。关于彝文的起源问题，也是迄今具有争议的一个课题。据有关学者考证，祖国大西北、



大西南以及江河流域各地出土的大量刻画符号，都不同程度地与今彝族地区流行的彝文形、义相同或相似，其历史渊源很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得出共识。《彝学论集》中《论彝文的起源》一文，对彝文起源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得出结论：彝文起源于距今 7 000 年前的东夷什勺部族之中，完善于距今 5 000 年前后的苴眉契或希孟遮时代。此观点，与丁椿寿著《彝文论》认为的“彝文系起源于距今 6 000 年前的彝族哎哺时代”，“早在殷商以前即已发展成为相当完善的文字”的观点相近似。这不是偶合，值得重视。

由于彝族文字历史久远，因此，彝文典籍文献卷帙浩繁，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彝文金石铭文遍布广阔彝乡，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和彝学各学科乃至研究祖国大西南诸多民族的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史料，亦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诸多原因，这笔精神财富迄今未能得到应有的译注，大量收藏于民间毕摩家中，对大多数本民族和其他民族读者而言，还是一宗“天书”。近年来，张仲仁同志孜孜不倦地译注彝文谱牒和典籍，目前已译注了 8 部，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令人赞佩。

彝族医药，是我国宝贵的医药遗产之一。据彝文创世纪《帝王记》记载，彝族医药可追溯到 3 000 多年以上，可谓源远流长。彝族人民在长期与疾病的斗争中，以聪明智慧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医药。《齐苏书》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1566 年），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 12 年。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彝裔著名医药家、遐迩闻名的曲焕章，研制发明了云南白药（百宝丹），以其独特的疗效至今广为使用。但过去对彝族医药没有认真总结、推广。《彝学论集》以 5 篇论文，首次对彝族医药的起源、产生、发展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并作了理论概括和归纳，富有实践与理论意义。



目 录

古代彝族和东夷民族集团的比较研究	(1)
罗婺部历史文化初探	(34)
凤氏土官始末	(58)
论彝文的起源	(65)
从镌字岩彝文石刻谈彝族文字	(74)
谈彝语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述	(80)
彝文古籍与翻译	(86)
彝文古籍图书出版情况	(99)
彝文谱牒选译	(109)
《且保求神铃》译注	(136)
《普曲浩庚哭嫁歌》译注	(139)
《祈福经》译注	(142)
《解罪经》译注	(145)
《取福禄水经》译注	(147)
《哎哺舍且基》选译	(150)
《鸡股骨占卜书》译注	(160)
彝族原始宗教	(166)
彝族原始宗教崇拜及其缘由和功能	(172)
简述彝族的虎图腾	(181)



彝学论集

对禄劝县彝族信仰基督教的思考	(185)
彝文古籍中记载的彝族医药	(190)
彝族医药的起源	(199)
早期彝族医药知识	(205)
彝族医药理论	(218)
谈彝族医药的利用与开发	(234)



三 24

王而山分春生和生	不与物流 (1)
王未并凸此始布酉作 (34)	
圈并双易水布 (58)	
山分马而卫弘 (65)	
王生弃山与山皇又山分山弗 (74)	
山子从飞子限马而时多弗蚕 (80)	
山分三升马而祭 (86)	
山分山升幼教仁分雨布 (99)	
山分令口四祭 (109)	
《毛公之诗》祭弗 (136)	
《毛诗讲习考勤》祭弗 (139)	
《诗列山》祭弗 (142)	
《支征共》祭弗 (145)	
《毛诗与山》祭弗 (147)	



《支往考》彙編	(150)
《比卯彙考》彙編	(160)
山分考而彌考	(166)
山分考而彌考尋正彙物彙考彌考	
	(172)
彌考山分而山曰	(181)
山分考山分考山考子考山	
	(185)
山分考山分考山考年考考	(190)
山分考山考年考	(199)
山考山分考山考孔	(205)
山分考山考年	(218)
山分考山考山考年考	(234)



古代彝族和东夷民族集团的比较研究

根据考古资料学的研究成果，我国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民族就已经大体形成了。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民族是具有共同地域、语言、经济、文化和心理素质的包括若干部落的人们共同体，这就是广义上的民族。传说记载我们最早的民族族称是夏、夷、蛮、戎、狄。即以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山西、山东交界地为中心（中原），夏具有“中”、“大”的意思。夏的东南西北四个方面，居住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大民族集团。从地域上看，黄河中下游为夏，即中原。中原东方为夷，长江流域及其南为蛮，中原西方为戎，长城以北为狄。当然这五个民族集团中，也不可能都是单一的，一定包括许多小民族。后来司马迁又提出了一个西南夷。西南夷与东夷有没有关系，西南夷是由东夷而来，还是由西戎或南蛮发展而成，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历史文化上看，西南夷主要由东夷迁徙演变而来。即今天彝族的祖先应为东夷，而并非西戎系统的氐羌。

彝族起源问题，在彝学研究中尚未定论。主要是来源于河湟或赐支河的羌人南迁，还是起源于其他地方，看法不一。这说明彝族起源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只有各抒己见，才能使问题得以解决。

过去由于一些地区的彝族有来自北方的传说，加之彝族以祖先名为号，父子连名，氏族分支后可以通婚，兄弟死后可娶兄嫂或弟媳（转房），言语多好譬类，死则焚尸等一些习俗与氐



羌相似，把彝族作为氐羌南迁的一支也不为过。但随着出土文物的不断发现，考古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彝文典籍的翻译出版，特别是近 20 年来彝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彝族主要源于氐羌的说法显得证据不足和缺乏说服力，让人不能信服。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制作的石器是以碰击的方法打制的。当人们发明了磨制石器的方法以后，伴随着陶器的发明与使用，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我国已发现 1 万多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按这些遗址的特点和性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我国于 1921 年最初发现的彩陶文化。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故又称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可分早、中、晚 3 期，早期以陕西西安半坡村遗址为代表。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甘肃、河北等地，大致在黄河、渭河、泾河，陕西洛河、汾河，河南洛河、伊水、卫河等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而且还相当稠密。早期的遗存距今约 7 000 年，晚期遗存距今约 5 000 年，共经历了 2 000 多年的时间。

在半坡类型的葬墓中，有的是两个男子，有的是四个女子，有的是母子，没有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墓中既无石质装置，也多无棺椁痕迹，男子使用骨簇随葬，女子则使用蚌刀、纺轮及骨针随葬，这反映了男女的分工。个别的还有“琢磨之玉片及玉、瑗”以及“贝饰”。陶器有灶、鼎、釜、罐、碗、杯、盘、钵等。彩陶由红色、黑色、白色等矿物颜料绘制。

仰韶文化墓葬中的遗骸，经过人类学家的研究鉴定，与我国华北人的体质相同，可能是现代华北居民的祖先（见斐文中《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 年版）。

第二类是 1959 年在山东泰安县南部发掘了大汶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获得 133 座完整的墓葬材料，并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也可分早、中、晚 3 期。主要分布在山东省的汶河、泗河、淄河、潍河等流域，南到江苏、安徽北部，东及于海，



西达黄河北岸。这类文化遗址，仅山东省内就已发现了 100 多处（山东省博物馆：《三十年来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大汶口文化从公元前 4 000 年（距今 6 000 年）开始，经历了近 2 000 年的发展，演变为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石器种类较少，仅见有铲、斧、磨棒等。葬坑较小，随葬品也少，但随葬品数量有差别，反映着个人占有财产的某种不均，但悬殊并不大。以男女单身葬为主，也出现了成年男女双人合葬墓，并以男左女右排列，从葬法和葬式都反映了男子为主、女子从属的情况。还有随葬龟甲、手握獐牙的习俗，这是仰韶文化中不存在的。据分析当时可能处于母系氏族的解体和逐渐过渡到父系氏族的发展阶段。

出土的陶器有深腹钵，最早时期的陶器全为手制，红陶占绝大多数，彩陶只有单色黑陶，器型也比较小，到中期灰陶和彩陶数量增加，红陶减少。器物有壶、鬻、高柄杯、大镂孔豆等在仰韶文化中所不见的，这说明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不是同性质的文化。从人种学的角度看，都属于我国人种的华北类型，但在民族集团上却有区别，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是东夷民族集团的文化。

上古时期，东夷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民族集团，住在东方沿海一带。郭沫若说：“从黄河下游到江淮流域是东夷和淮夷活动的地方，共九部，合称九夷。”《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尚书·夏书》、《史记·夏本记》和《竹书记年》等书也记载有夏朝存在的不同于夏族的族称，东方有偶夷、莱夷、淮夷、风夷、黄夷、于夷、白夷、赤夷、玄夷、阳夷、方夷，其中赤夷、玄夷、白夷等原始族称可能与现在的彝族有关。理由是彝族统称“尼”，而“尼”意为天或日，一日叫“淌尼”，太阳叫“尼己”，“尼”又是古“夷”字，即古东夷的



“夷”，通“彝”，成为今称。有的彝族后来称为罗倮，是从彝族先民笃孟尼的第七子孟阿齐在“尼罗柯”地方开疆后才出现。如彝文典籍《裴妥梅妮——苏颇（祖神源流）》载“尼罗柯地方，罗氏来源处……尼罗两氏族，此后才分成”。古夷人以“夷”字命名，源于“尼能”，而“尼能”是彝族部族先世之名，“尼能”时期相当于“三皇”时期。在《夏禹书》中也有尼人的记载，而且东夷民族集团的有些部族以地名、衣著或其他特点作称谓。至今对彝族的自称和他称中，还保留着按服饰颜色称谓的红彝、黑彝、白彝、青彝等等，再从文化习俗上看彝族也是更接近于山东的大汶口文化。

有关专家和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时期（公元前4200~前2400年）是少昊文化的象征，少昊用鸟名作为官名。被称为东方文化中的标准化石鬶，是鸟形的塑造，似鹤、雁或鸠等鸟类的形象。大汶口出土的空足陶鬶，流口大都上翘作鸟喙形，显系模仿鸟喙而制作。

山东历城县的龙山文化以细薄光亮的黑色陶器为特征，是继承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到龙山文化时期，这种仿鸟喙形制作的陶鬶大量出现，成为龙山文化最富特色的代表器物。

彝族自古以来就存在对神鸟的崇拜。如流传于滇、川、黔、桂彝族中的支格阿龙神话，说一个彝族少女薄莫列依，因鹰滴下三滴血落在身上，结果生下了儿子支格阿龙，若要追溯，鹰就是支格阿龙的父亲。后来云南滇池一带还有鹰氏族。

在彝族史诗《阿鲁举热》中也记载有一个叫莫乃妮的姑娘坐在院子里，鹰影罩在她身上，她受孕后生了一个儿子叫阿鲁举热。阿鲁举热长大后，为民射落了多余的日月，为民杀死了巨蛇……空中飞来了一群鹰，阿鲁举热对鹰说：“我是鹰的儿子，我是鹰的种子。”

流传于滇南的彝文历史书《苏颇》中说，鹫鹰是彝族祖灵



的化身，曾救护过人类。在一些彝区还流传着洪水泛滥后，世间只剩笃孟。为了繁衍人类，笃孟提出要与“天上开亲”而遭到天神策格兹的拒绝。是鹰把蛇等一些小动物带上天去咬天神，天神才答应将女儿嫁给笃孟，这才繁衍了人类。

在云南彝族中还流传着一则神话，说天龙与地龙打斗总是失败，为此天龙要发洪水毁灭人类。这个秘密被鹰知道后，鹰为了救人，飞到各地去告诉人们，但无人相信。后来鹰看到一对好心的兄妹，送一根羽毛给他们，并要他们把羽毛种在地上。后来羽毛长成一棵葫芦苗，还结了一个大葫芦。不久发洪水，兄妹俩就藏身于葫芦随水漂流。后来鹰又把葫芦从洪水中抓起来，救出了兄妹俩。兄妹成亲重新繁衍了人类，因此彝族把鹰作为救护神来敬仰。

彝族把鹰作为神鸟，并把鹫、雕等归为一类。彝族祭司毕摩在祭祖师时也有祭鹰神的仪式，毕摩所供的神坛上需供一只木雕老鹰，毕摩法帽上要挂一对鹰爪，有的毕摩书箱上也要画鹰与鹤等，并书写“知天白鹤”和“通神黑鹰”。毕摩认为鹰常飞翔在天空，是天地之间的使者，并知晓天地之事，所以在给死者指路时，指完地面的路程之后，便说：“到此之后，吾非尔祭司，鹰为尔主祭，尔去请青鹰。”彝族的鸟崇拜直至唐代云南大理著名的“南诏铁柱”柱顶也栖有神鸟，说明彝族崇拜鸟由来已久。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居民，死后有手握獐牙（或野猪牙）的习俗，每人手握一枚或多枚。獐牙是指雄性獐的獠牙，是一种大而尖的利齿。出土的许多獐牙尖端经过加工，刃部锋利，是防止侵犯保护自身安全之意。而今彝族中还有崇拜獐子的家支，故也可能是民族标志。另外带獐牙是彝族习俗，有些地方的彝族男子，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还在腰带上悬挂一个用獐的獠牙磨制而成的骨锥，作为随身用具。有的獐牙制成顶



端尖锐状，中部呈空凹，内放少许麝香粉，俗称“香针”。若得某些疾病，就选准穴位后，将香针用小木锤轻敲深入，使麝香粉留于穴孔内，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因獐牙能消灾，可能是作为死者压邪的“灵物”。至于猪獠牙，过去的彝族中老年妇女常用猪牙来作束发辫之用。方法是将猪獠牙的首尾端均钻一小孔，然后各系一根长约米许的线，用线将两发辫并在一起束紧后，将两个猪獠牙分别左右钩插于发辫中，可作为防身之用，然后才缠戴青布包头。

东夷人有立石为社的习俗。彝族先民也同样存在石崇拜，在原始时代，以石头磨制成生产工具，用石作为和猛兽作斗争的生活用具。但看到奇形怪状的岩石，又使先民们产生畏惧，感到神秘，认为是石神的化身，从而产生了石崇拜。因彝族先民从古时起就常架石头烧烤食物或支锅煮物，常把锅庄石作为崇拜对象。有的彝区则在村子附近选一巨石作为全村保护神，祭寨神时要向巨石献牲敬香。滇南石屏彝族在祭龙时，要用一鹅卵石从事先准备好的通洞石中穿过，在这里石头代表男女生殖器以示“交媾”来求生存、图发展。彝族还认为石头可以驱邪，因此彝族毕摩做法事时，常将鹅卵石烧红后，上放马桑树枝叶和青松毛等，再泼上清水，用散发出来的水蒸气来达到洁净和去污除邪的目的，俗称打醋炭。石崇拜在巍山南诏故地更为普遍，如巍宝山的老君打坐石、太上老君点化细奴逻王的神石，还有细奴逻和张乐进求盟石，这些都是彝族石崇拜的遗迹。有的彝区把奇形怪状的大石和石岩作为岩神的住所，若有人生病，经占卜若是岩神作祟，就要杀牲祭献，祈求释放病者的灵魂。有的彝区崇拜石是为了求子，如武定环州村有一个高约1.3米左右的石头，传说是“女人变的”。人们在石女的底部垫了一块方石，若谁家结婚后几年都未怀孕，就用一只鸡祭献石女祈求“石头祖母，赐给儿子”。



大汶口文化的源头为腾县北辛文化（公元前 5700 ~ 前 4700 年），在北辛文化遗址上发掘出束发用具——笄（念 jī，古代束发用的簪子），有石质和骨质两种。说明距今 7 000 年前的东夷人就已经梳理头发了。至今有些彝族支系梳子和梳理头发都叫“笄”。

东夷人死后有口含石球的习俗，而彝族人死后口含碎银，可能与原来口含石球的习俗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今天的彝族可能来源于东夷中的“尼能”和“什勺”两个部族。当然这两个部族可能先出现“尼能”，后出现“什勺”，也可能有继承关系，或者是近亲或居住在一起。其中也可能有一些日本先民，因为日语与彝语支的语言有些相近，他们找根都往往找到今天的彝族或哈尼族中，日本可能是“尼颇”的音译。另外秦汉以后的东夷便指我国东北地区居民及其朝鲜、韩国、日本等国的民族。

在原始社会，部落之间的战争是经常发生的，也是很残酷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就更加频繁。主要是为了掠夺财富，也为了掠夺人口和扩大领土。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其根本的原因也是经济的作用。《吕氏春秋·孟秋纪》云：“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削木为战矣，胜者为长”，“黄帝五十五战而天下服”，“大昊七十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

我国有关原始时代的传说，有所谓“三皇”和“五帝”，虽然以人物为中心，但反映了原始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三皇”传说人物并不限于“三皇”，还存在着其他人物。“三皇”，有人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有人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有人认为是伏羲、神农、共工，几种说法中伏羲、神农是一致的。多数人的意见，则把燧人、伏羲、神农列为“三皇”。在“三皇”时期，还有有巢氏、女娲氏、共工氏等传说人物。人们以“三皇”的传说来说明用火、渔猎、农业生产 3 个连接的社



会发展时期。

《韩非子·五蠹》云：“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我国很多民族都流传着各式各样的最初取火的传说。

伏羲氏又称高牺氏、虑羲氏，一般记载，伏羲生于成纪（今渭水上游甘肃省泰安县），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死葬山阳（山阳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山南为阳，也有人认为是在今湖北北部地区的襄阳县境内）。

史家徐中舒指出，西周时代，在南方最强大的部族是濮国。《宗周钟铭》所载的伏羲原本为濮族的祖神“鬼孳”之转音，伏羲发祥地不在成纪。郭璞《山海经注》引《河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雷泽在汉代的城阳县西北，城阳县，在今山东省菏泽市与河南省濮城交界处。后东夷人舜也在雷泽。

《淮南子·地形训》：“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具腹而熙。”原注为“鼓，击也；熙，戏也”，应是指蟾蜍，俗称癞蛤蟆。今彝族中也有蛙崇拜。《淮南子·精神训》说：“日中有踶乌，而月中有蟾蜍”，说明蟾蜍是月亮的代称，故伏羲应是东夷的月图腾。民间的彝族神话中有太阳妹和月亮哥，说明东夷中并存日神、月神。

女娲生于任城（今山东巨野县境），都于柳城（今河南、山西、陕西毗连地区），死后葬有5处：一在赵城（今山西南部永济地区），一在任城，一在阌乡县（今河南灵宝县，此地有女娲庙祠多处），一在甘肃泰安，一在陕西蓝田。

《新语·道基》云：“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从语音、时代和神农教民种植的情形与彝文古籍上的记载联系起来，